



書叢文譯社作工化文

IIV

譯銳厚朱・著辛吉・治喬

頓伯瓦・爾威

820(51)
4000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書

IIV

威爾·伯頓

喬治·辛吉·著 朱厚銳·譯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印行

書叢文譯社作工化文

頓伯瓦·爾威

著 者 著 者 著 者
編 譯 者 編 譯 者 編 譯 者
發 行 者 發 行 者 發 行 者
發 行 所 發 行 所 發 行 所

聯 華 書 店
上 海 北 京 漢 口 重 慶
上 海 北 京 路 七 五 號 二 樓
文 化 工 作 社
章 秋 厚 錕
辛 吉 錕 琛

印 翻 准 不 有 所 權 版

版 初 滬 月 二 十 年 九 國 九 一 一

譯序

喬治·吉辛 (George Gissing 一八五七——一九〇三) 的長篇小說威爾·瓦伯頓 (Will Warbinton) 是他死後於一九〇五年出版的；本譯本根據牛津大學印行的「世界名著」 (World Classics) 第三百四十八種。

我於去年譯了吉氏所著文丐 (New Grub Street)，今年復譯成本書。這兩書很有許多有趣的差異，可以看出他的比較早期的作品以及晚年的作品手法的不同。最使我發生興趣的是作者對於兩書中人物的不同的態度。文丐裏面的角色，無論主要的或次要的，好的或壞的，男的或女的，幾乎沒一個有什麼可愛的地方；書中所敘述的事，關於金錢的糾紛或實際生活的無聊固然令人沉悶欲死，就是一二愛情場面也不能例外。這真是所謂「不動人的寫實主義」 (unattractive realism)，令人讀了之後，覺得世界就只這麼一個寒倉的世界，所謂人就只這麼一些行屍走肉，生之樂趣何在？有人說寫實主義的作品容易使人傾向悲觀，我譯了那書後確有這種感想。

威爾·瓦伯頓的作風就不然了。這書有個副題，叫作「一部實生活的浪漫史」

(A Romance of Real Life)，我們可以說它是想在寫實主義的領域滲入些浪漫主義的成分，也不爲過。一個下層的中等階級(lower middle class)的青年，與一個極要好的朋友打算合夥經營果醬製造業，那位朋友是個最荒唐的人，拿着自己的和瓦伯頓的錢在證券交易所作一次投機生意，失敗了，全部損失乾淨！瓦伯頓的幾千鎊資金當中，有四千是他的母親和妹妹的養生之資，每年非支取利息不可。瓦伯頓既不好對那朋友起訴——他的爲人是慷慨的——責任感又極強，母親和妹妹的錢不能白賴，而且生性高傲，不願做書記等類的職業，供人驅遣，於是異想天開，用卓利滿的假名開了一個雜貨舖，希望獲得贏利來支付他應該給予母親和妹妹的股息。後來他對一個名叫洛薩曼德·愛爾溫的女子迷戀了，他的祕密職業爲她所發覺，託名出走法國，瓦伯頓不顧一切，瘋狂地由倫敦追她到法西邊境，三天沒有睡眠，這不是浪漫史是什麼！然而理想始終戰不勝現實，洛薩曼德知道瓦伯頓只是個雜貨商，竟不嫁他，反而和從前業已拋棄的舊情人——畫家諾伯·佛蘭克斯——破鏡重圓，立即結婚，因爲佛蘭克斯已經成了一個時髦的肖像畫家，而且有錢了！瓦伯頓大夢覺後，終於和一個名叫柏莎·克羅斯的女子結婚了事。這些情節，看去尋常得

很，平凡得很，是我們的實生活中可能遭遇的；但是當中有些 *romantic* 的地方，也並不下於那些描寫中古英雄美人的作品哩。

而且書中的人物我真覺得個個可愛。主人公瓦伯頓不用說了；他有一般人的獨立性，富於責任感，慷慨好施，而且態度幽默。終於和他結婚的柏莎·克洛斯也是個富於幽默的人物，假說要就女子來說恐怕是個最幽默的吧。她在卓利滿商店購買物件的時候，她在家中應付她的嚕囉的母親的時候，甚至於當瓦伯頓向她求婚的時候，她無所不用其幽默。又如瓦伯頓的那位荒唐朋友高佛梨·薛烏德，他是一個極其糊塗的事業家，在經營商業的時候他酷嗜的卻是北歐傳說和文學書籍；不負責任地把朋友的錢拿去作投機事業；祕密地借一萬鎊給一個大富翁的兒子而未得富翁的同意，天天希望老頭子死了可以本利一齊收回，終於死的是兒子而不是老頭；一度去愛爾蘭經營雞蛋生意，也歸失敗；後來又當一個商人的私人祕書，宣傳蔬食主義，想開闢一個蔬食主義者的新村，誰知那商人結婚後，太太反對蔬食主義，計劃因而流產，只好藉瓦伯頓的介紹到加拿大農場覓噉飯之所：他這一切荒唐真是令人捧腹，然而我們讀去對他並沒什麼憎惡，反而有親近之感——這「親近之感」四

字是我讀本書所得的主要印象。其他如藝術家佛蘭克斯，卓利滿雜貨舖的助手阿金，都是相當可愛的人物。就是洛薩曼德和克洛斯太太吧，書中對於她們的行爲雖然多少有點諷刺，但是也不能說是壞得可厭的人。總結起來，我敢說吉辛寫這書時的心情已經和他寫文丐的時候大不相同了。

我們知道吉辛的著作幾乎無一本不在談窮，但是在威爾·瓦伯頓中，據摩爾（Paul Elmer More）的批評，「貧窮的悲劇的威風變成了令人喜悅的幽默」——見草堂隨筆（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序言，——這是吉辛後期作品的特色。所以這本小說雖然似乎不及文丐那麼具有一種「抓住讀者的力量」（gripping power），可是它不失爲吉辛作品中最耐人尋味的一種。

末了，我得特提一下：這書的原文，和文丐的原文一樣，都是友人李健吾先生早年寄贈我的，而且要是沒有健吾的鼓勵，我不會譯完這兩部共計五十餘萬言的長篇著作。然而自從太平洋戰事發生以後，我和健吾的通訊就此中斷，現在我還不知道他究竟漂流何所，無法拿我的譯文請他校正。所以這書的錯誤恐怕是必然不免的，我的悵惘有誰能夠知道呢！

朱厚銀 一九四四，九，十二，於花溪。

威爾·瓦伯頓

——一部實生活的浪漫史

喬治·吉辛著

朱厚銳譯

第一章

海風還藏在他的髮際，眼睛因了亞爾卑斯山的雪的猶新的記憶薄閃着光芒，威爾·瓦伯頓躍下二輪單馬車，付給車夫兩倍車資，把一個沈重的袋子拋到自己肩頭，三脚兩步跑上緊鄰着拆爾息橋的一所住着若干房客的建築物的五層樓。他的噠噠的叩門聲引了一個黃瘦面孔到了門邊，從那窄狹的隙口謹慎地偵察。

「是你嗎，先生？」

「對的，霍拍太太！你好？——你好？」

他把袋子拋進走廊，熱誠地握住那女人的兩手。

「飯好了嗎？餓得很。等三分鐘就拿來吧。」

大約經過那麼長的時間，臥室裏面發出了水的濺噴聲；接着瓦伯頓帶着鮮紅的面頰出來。他擡過放在他的寫字桌上的一小堆信件和小包裹，拆開信封，撕破包皮紙，閱讀起來，時而帶着欣喜的尖叫，時而帶着嫌惡的喉聲，有時又回到一個愉快的半吼。接着就是吃飯——一個胃口壯健，消化力強，而又餓得要命的人的吃法，那人還差三四年才到三十歲。這是一件很迅速的事，不到一刻多鐘，一大塊肉排和它的附屬物，一個金黃色外皮的蘋果饅頭，一大片醇熟的拆達乾酪，兩瓶似乳脂的巴斯啤酒早已無踪無影了。

「現在我能談話了！」威爾向他的女僕喊叫，同時縱身坐進一張深椅，開始點燃他的菸斗。「有什麼新聞？我好像出門去了三個月，並不是三個禮拜。」

「佛蘭克斯先生昨天午後來看你，先生，那時我正在這兒打掃。他很高興聽說你今天就要回家，並且說也許今晚他會來訪。」

「好！還有什麼？」

「我的妹夫想會你，先生。他又陷入苦境了——不多幾天以前失去了他在波克

遜商店的位置。這事是怎樣發生，我不確知，不過一切他會對你講。他是很倒霉，先生，阿金真是倒霉。」

「叫他明天早上九點鐘以前來，要是他能夠的話。」

「是，先生。我相信你很仁慈，先生。」

「還有什麼？」

「這時想不起什麼了，先生。」

從這女人說話的方式，瓦伯頓知道她的心裏還有一點什麼；但是他的菸斗已經點得很燃，而且一個舒適的困倦正潛入他的身上，他只點一點頭。霍拍太拂淨了桌子，退出室外。

從窗口可以越過拆爾息醫院——往昔的藍尼拉夫——的花園，看到河流向西彎曲的部分，再過去就是巴特西公園，帶着草地和簇葉。七月的夕陽的一線光輝突然射進房間。瓦伯頓帶着半閉的眼感覺到它；他想站起身來看，但是倦怠把持住他的肢體，成圈的淡巴菰烟子老把他的思想絆在山裏。他也許會完全睡着，要不是從裏面傳來的一個突然的喧聲驚醒了他——那是陶器跌落的絕無可疑的破碎聲。這使他

笑起來，一種幽默的抗議的笑。一兩分鐘過去，一個胆怯的輕敲來到他的門邊，霍太太現出她的面孔。

「又是一個意外，先生，對不起得很，」是她的囁囁的話語。

「打壞的很多嗎？」

「一個盤子和兩個碟子，對不起得很，先生。」

「哦，不要緊。」

「自然這些東西我要賠償，先生。」

「呸！碟子還夠用嗎？」

「哦，儘夠——在目前，先生。」

瓦伯頓抑制了咯咯的笑，用友誼的歡容望着他的家僕，她站着把自己擠在門的邊緣和側柱的中間——她困苦時的習慣。霍太太爲他服役已經三年；他知道她的一切弱點，不過更多想到她的優點，主要的是誠實的存心和尋常烹飪的一點才能。室內的一切可以向任何客人證明霍太太的清潔觀念決非怎樣謹嚴，她的主人對於這點過失多少也應負責；他對於灰塵不大注意，只要各樣東西都照常擺着就行。

拍太太不是一個常住的僕婦；她在規定的時間到來。樣子顯然是個寡婦，她具有一個可憐，不堅實，行路像拖着一般的小小身體，沒有什麼營養可以使它肥胖或加強。顏面平常是憂鬱的，時或縮成一個古怪滑稽的癢笑，這在不知不覺之間會表現出她多少有點幽默家的味兒。

「我的手指今天全都發麻了，先生。」她繼續說。「我敢說這是因為近幾夜我沒有得到足夠的睡眠。」

「怎麼呢？」

「那是因為我的可憐的妹妹，先生——我指的是我的妹妹麗莎——她的最厲害的頭痛又發作了——我們喚它爲『特別號外』。這次那病繼續到三天以上，可憐的她一分鐘的安息也沒獲得。」

瓦伯頓非常同情；他詢問病情，好像那是一個親密朋友患的一般。變換空氣和休養是最好的療法；然而對於一個每禮拜靠幾先令爲生的女工，這是做不到的，也很顯然。

「你曉得有什麼她能去的地方嗎？」瓦伯頓不經意地問，「要是資金有辦法的

話。」

霍拍太太把自己比原來更緊緊地擠到門和側柱的中間。她的頭含羞低垂，說話帶着重濁的咯咯聲，幾乎使人不能領會。

「在騷騰德有一小間寄宿舍，從前我的丈夫有力量的時候我們常到那兒去。」

「好，你聽我說。去問問醫生的意見，騷騰德是不是要得；若是要不得，什麼地方要得。總之把她送去。不要焦慮金錢吧。」

經驗使霍拍太太能夠理解這個勸告的意義。她訥訥地說出她的感激。

「你的另外那個妹妹——阿金太太——好嗎？」瓦伯頓親切地詢問。

「呀，先生，她的健康倒還不差，先生，但是她的小娃上禮拜死了。我希望你原諒我，先生，說了這些壞消息把你聽，恰當你正從休假回來，自然不會感覺很高興的。」

威爾很費力才抑制了笑。每當他從休假回來，霍拍太太總是斷定他很沮喪，因為見着日常工作又要恢復。他正開始談到阿金太太的煩惱，突然外面的門發出了一個長面有勁的聲音。

「哈！這是佛蘭克斯先生。」
霍拍太太跑去讓客人進來。

第二章

「瓦伯頓！」一個尖聲從走廊喊叫。「你見過藝術世界嗎？」

接着一個高而帶着赭褐色頭髮的二十五歲的青年衝進房間，他的優美的臉因激動而發紅。他用一隻手握住他的朋友，另一隻手遞過一本雜誌。

「你還沒見過！你看！你覺得如何，該死！」

他打開那雜誌，目的在顯示一個插圖，題目叫做「聖殿」，而且註明是由諾伯·佛蘭克斯的一幅油畫印成的。

「好不好？畫得如何？——你這傢伙，爲什麼不說話呢？」

「不算壞！就一個影印畫而論，」瓦伯頓說，他具着一個嚴肅的年長者的態度，在這位熱情充溢的青年的面前。

「該死！這一切我們都知道。要點是這東西已經在這兒了。你不感覺驚訝嗎？難道你沒有一點意見嗎？這個含的是什麼意義，你會看不出來嗎，你這老無賴

漢？」

「當然它的意義是國幣——對於和你接洽的那位機敏的商人。」

「對於我也是的，孩子，對於我也是的！並不就是從這東西身上，自然。但是我由此成名了，我得到一個好的開始，前途是清清楚楚的了。唔，你好像還不知道進了藝術世界是什麼一回事呢？」

「我好像記得，」瓦伯頓微笑着說，「一兩個月以前。你對於這個雜誌以及和它有關的一切說話帶着無以復加的藐視哩。」

「不要當蠢驢！」對方發出尖銳的聲音，同時指手畫腳地在這小房間裏面旋轉。「自然一個人會說那樣的話，當他飯也吃不飽，畫也賣不出去的時節。關於影印畫以及一切的一切，我並不以為已經改變了我的意見。但是來吧來吧，這東西的本身如何？放誠實點，瓦伯頓。是不是壞呢？你能望着這幅畫，說它毫無價值嗎？」

「我從沒說過這樣的話。」

「是的，是的！你倒是非常忠厚。不過我常常看得出你的想法，而且當皇家

美術院那般蠢材拒絕了它的時候，我看你也沒有一點驚訝。」

「這個你錯誤了，」瓦伯頓叫起來。「那時我真驚訝哩。」

「你這厚臉的傢伙！固然，你可以高興怎麼想法就怎麼想法。我斷言這東西一點不壞。我逐漸喜歡它。我越來越看出它的真正優點。」

佛蘭克斯正捧着那幅畫，凝視它。「聖殿」描寫的是一個鄉村古老禮拜堂的內部。在地上，緊靠一根圓柱，蹲伏着一個年輕美貌的女人，她的衣裳和一般的神色顯示出非常的寒飈和悲慘；疲憊已極，她已經入了睡鄉，姿態極其優美，而且冬季落日的光線照着她的蒼白的面容。在她面前站着那村莊的牧師，他顯然剛走進來，發現她在那兒；他的白頭以僧侶的慈悲的慣常姿態俯垂着；他的臉上混合了一點溫和的驚訝和憐憫的柔情。

「要是它被懸掛在柏林敦館^①的話，瓦伯頓，它一定成了本年度的首選畫了。」

「我想那是很可能的。」

① 皇家美術院每年展覽會的會所。